我的父亲李松坚

Sinya ——— 2025年6月15日

我的父亲李松坚，是一个地产商。他有一个头、一个脖子、却有着三张脸。

第一张脸，是对主人屈膝谄媚的脸。

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我有不超过一个父亲。可是我父亲不一样。从我出生的时候开始，我父亲的父亲就一直改变。从他高考落榜进社会不久，就开始认爹了。只要谁能够滥用职权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输送给他，他就认谁做干爹。（后来年龄实在太大，没法认爹了，就改认大哥。）可能是因为跟我父亲走得太近，我父亲最崇敬的的父兄，很多都进去了，比如上海前书记陈ら宇，湖北前书记蒋超ら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，他是发自内心的崇拜他的这些主人们。他从发型，公司发言，到男女关系，都事无巨细地向他们学习。连他自己在澄海南洋乡下的会议室，都严格按照上海市委的样式装修：长方形的大厅，两个单人沙发在大厅的一端，背面是漂亮的背景墙。两个沙发的中间是一个茶几。两侧是两排单人沙发，衬托着中间两个位置。

他也很希望我能继承他的遗志，一直是这么教育我的。我计算机竞赛全国第二保送清华的时候，他非常开心，送给我一本书《有官在身》。他告诉我，你情商太低，要把这本书仔仔细细的读一遍，学习怎么让上级开心。我高中的时候，升学第一志愿是麻省理工，第二志愿是香港科大，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。他知道之后，非常生气，严肃的批判我。他跟我说："你现在这么有才华，应该去北京上学，也许哪个首长的女儿就看上你了呢！"于是，我作为USACO（美国计算机奥赛）全球第一名，从麻省理工转到了清华大学。

可惜我不争气，在清华四年，最后还是没有一个首长的女儿看上我。

我父亲的第二张脸，是对神奉献一切的脸。

我的父亲一生都在追求爱情。或许是因为他没文化，或许是因为他认了太多爹，亦或许是因为他长了一张曹德旺的脸，除了他妈（这个是亲妈），从来没有一个女人爱他。

他穷尽一生追求女性的认可。在他眼中，女人就是神。在他的公司上海明园，女性员工的福利比北欧还好：只要说自己来月经了，就可以比男性员工多放几天的假。我父亲把这个福利叫做“月假”。

我的父亲最爱的女人，叫做凌菲菲。他们结婚的时候，凌菲菲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二婚带男孩的女人。我父亲作为一个潮汕男人，冲破了封建的藩篱，忤逆了自己的父母（这个也是亲的），毅然决然地跟她走入婚姻的殿堂。

2005年，我父亲跟着陈ら宇一起，挪用社保基金，被调查、入狱的时候。凌菲菲毅然决然地跟他离婚，分走了他一半，也就是几十亿的资产。也许正是凌菲菲这种凌厉的作风，让我父亲感受到了女神般的天罚的疼痛爽感。在他刑满释放的时候，回到上海，和凌菲菲又手牵手重归于好。那几十亿的奉献，他也甘之若饴。

以前，我觉得几十亿还是挺过分的。因为算下来，我父亲和他的女神，一次要一千万左右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改变了想法。2021年的时候我回国，想要帮凌菲菲把公司做大做强，于是我去上海香港广场的苹果店采购苹果电脑工作用。当时销售说可以开一个商业账户，结果我报了上海明园集团的公司名和税号，销售说之前和明园的销售，都由凌菲菲女士负责。我当时就释然了——我想到2016年父亲节的时候，在美国买了一个苹果手机寄

给他当礼物。当时打电话，我报快递单号，结果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知道怎么写下来——一个用苹果电脑，收藏现代艺术的优雅女性，竟然被不懂拼音的我父亲糟蹋了那么多年，女神这种痛苦，是多少钱都补偿不了的吧。他们的关系，在她心中，和在他心中，是那么一致。

李松坚的第三张脸，是对奴才们蔑视的脸。

在他的心中，不是主子，不是神，就是奴才了。包括我在内，中国的年轻男性们，在他眼中都是他的奴才。对了，我姐也是奴才。虽然她是女的，但是不能__，所以也不属于女神。我姐上了大学，就去上海跟我父亲在一起。她毕业后，她本来跟凌菲菲一样，在我父亲相邻的办公室工作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就被我父亲撵走了。

我父亲很讨厌高学历的人。他很喜欢教育我说，不要以为我考上清华就多么厉害。“你看那些复旦交大的高材生，不也是给我打工。”

哦对，有一个例外，就是那些在学校里有编制的教授和老师。比如我的大姨李丽丽，又比如上海大学的主任教授施利毅。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的施利毅教授的上海大学纳米技术研究中心，跟我父亲说他们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，于是我父亲大手一挥，几亿元投资血本无归——也许他和施主人坐在会议室正中的沙发上谈话，就很快乐吧。

我父亲虽然表面是一个商人，却对商业嗤之以鼻。21年我回国，我用经济和金融知识跟他说，房地产已经到顶了。结果他听完，比我高中的时候说要去麻省理工的时候还要生气。他说我在美国太久，被洗脑洗坏了，不懂中国的国情。在他的世界观里，西方的经济学不适合中国，中国房子永远涨。他的财富不是来自于商业和金融，而是神的赏赐——他作为一个对主人、对神奉献的虔诚信徒，得到主人

和神的青睐，所以才能获得永远涨的上海房产，住在上海徐汇的顶层复式公寓，睥睨着几十层脚下石库门里面的奴才。

“你们这些复旦交大的奴才们，就应该背三十年房贷，给我打工，让我的房子永远涨。”2021年，我的父亲这么想。

“诶，你们这群奴才们，怎么不买我的房了呢？你们怎么这么不努力！怎么这么不像话！”2023年，我的父亲望着明园集团到处的烂尾楼，内心发出了怒吼。

——哦，对了，忘了说。他的公司现在一个复旦交大的人都没有。他眼里的奴才们，都离职了。

李新野

2025年6月15日 父亲节 写于曼哈顿